

「江曾培 著」

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书香屐痕

人与书的关系，可以紧密到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。按郁达夫的话说：『书即是人，人亦即是书。』『书即是人』，因为书和人一样，拥有思想、智慧和感情。自然，这种思想、智慧和感情是人类赋予它的，它只是『克隆』人类的思想、智慧和感情。因而就每本书来说，无可避免的都折射着作者的影子。雨果说过，《伊利亚特》展开在你眼前时，你会听到诸世纪的声音说：『荷马』。我们读《红楼梦》，读《神曲》，读《巴黎圣母院》，读《高老头》，读《复活》，也就是在读书。读但丁，读雨果，读巴尔扎克，读托尔斯泰。读书，也就是在结识作者，结识人。因此，人们习惯于把书称为朋友。老作家柯灵说：『书是我的良友。它给我一把金钥匙，诱导我打开浅陋的视线，愚昧的头颅，闭塞的心灵。它从不吝惜对我帮助。』人们生活中不能没有友谊，也就不能没有书。不过，正如下一样，书品也有高下。尽管世界上总是好人与好书居多，但也总是有坏人与坏书作祟。柯灵先生说：『十分之九的书籍是专以骗钱为目的的。』这个估计看来是夸大了点，但『以骗钱为目的』

九歌文丛

书香履痕

江曾培 著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书香屐痕/江曾培著. —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01

ISBN 7-5617-2539-6

I. 书... II. 江... III. 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8304 号

九歌文丛

书香屐痕

著 者 江曾培

责任编辑 阮光页

责任校对 乔惠文

封面设计 卢晓红

版式设计 蒋 克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市场部 电话 021-62865537

传真 021-62860410

<http://www.hdsdbook.com.cn>
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

邮编 200062

印 刷 者 上海新文印刷厂

开 本 890×1240 32 开

印 张 10.5

字 数 300 千字

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一版

印 次 2001 年 4 月第一次

印 数 3100

书 号 ISBN 7-5617-2539-6 /K · 199

定 价 14.00 元

出 版 人 朱杰人

序

我认识江曾培先生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，他当时已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辑，主编《小说界》。他约我写一篇评论文章，谈谈那时正在流行的“意识流”小说的艺术特征。我们在出版社初次见面了。他给我最初的印象是：中等身材，丰满而红润的脸，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，说话响亮，安徽口音颇重。他希望我写此文能结合中外名著来谈，分析小说创作中“心理描写”与“意识流”各自的特点、异同和相互关系，多些实证，多些鲜活的想象，允许自由发挥，不要写成四平八稳的“讲稿体”。一听他的话，他是懂行的，有话直说，一针见血。后来，我们晤面的机会日益增多，每逢各次评奖会、讨论会，各抒己见，无意中发现两人的观点接近，很谈得来；相互之间便加深了认识，也增进了友谊。

曾培先是以写杂文出名的。在上海的各家报纸和国内许多报刊上，人们经常能读到他的杂文和随笔，自成一家言。他出版的杂文随笔集，质量和数量均可观。他青年时代曾在《新民晚报》当过多年编辑，在杂文名家林放的直接熏陶下，学会了怎样写杂文。他的杂文短小精悍、笔锋犀利、思想敏锐、简洁明快，深得乃师林放先生的神韵。

曾培写杂文已有四十多年历史了。他有丰富的写

作经验,我把它概括为四个字:快、准、简、美。一曰

“快”。他对我说,平时公杂尽管繁忙,每周至少写一篇杂文(含随笔)。在各次会议上,我常见他手里拿着个笔记本,不时地写上几笔。我问他写些什么,他说:听人家发言,有启发处,便记上;脑海里突然冒出来若干思想闪光点,怕遗忘,便记上;每读一本书,圈圈点点,发现精彩处,也记上……这是平时加强自觉思维活动、提高反应的灵敏度和准确性的一种自我训练方法。每到星期天,有了整块时间,这个笔记本会提供自己不少值得深思的信息,经过再次酝酿,一篇篇短文就很快地诞生了。可见“快”是平时积累和训练的结果,对生活潜心投入和思考的结果,也是勤于笔耕的结果。没有这个“基本面的”,想快是快不出来的。二曰“准”。杂文大多是从“抓问题”着手的,问题抓不准,说不到要害处,称不上好杂文。有的问题,看来很细小,经过杂文家一抓,一分析,小中显出“大”来。所谓抓得准或抓不准,关键在于杂文家的思想水平和精神境界。三曰“简”。“简”是“简化”、“简洁”,不是简单化。杂文必须“长话短说”,反对“短话长说”。有些事情表面看来相当复杂,杂文家有本领把最核心的东西用三言两语揭示出来而与原意不走样,这就是“简化”。四曰“美”。杂文的美,不是多用形容词或华丽的词藻便可取得的。涂脂抹粉,人工按摩,进美容院,不见得真美。朴素自然,简洁明快,清水出芙蓉,天然去雕琢,才是杂文的本色美。杂文的美、文采往往显示在整篇文章的画龙点睛处,并不在乎脱离内容的“纯形式”探索。以上四个特点融贯于曾培的全部杂文之中。

说曾培是位杂文家是名正言顺的;然而他还是位有独特个性的文学评论家。

我认为曾培的文学评论“大局观”甚好。他对创作的理解决不孤立于一个点,而是把它与社会现象、历史现象联系起来作整体了解,无论是对《皖南事变》、《汽车城》、《羊的门》、《壮士中华行》、《生死抉择》等作品,还是对某一时期的文艺现象和文艺思潮,他都能采用社会、历史、伦理、心理、审美诸多方面学说和视角形成的综合文艺观,

作充分的说理和实事求是的评析；这比那些皈依西方学说某个体系，不顾本国文艺创作和文艺现象的实际，生搬硬套，妄下断语，要高明、可信得多。

《书香展痕》是曾培的新著，以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为主题，生发出读书内容、读书经验、读书方法，以及读书与生活实践的关系等方面上百篇长短不一、绚丽斑斓、多姿多彩的文章，每一篇都有自己不同的角度，不同的阐释方式，甚少重复雷同之处，这就谈何容易！没有广博的知识积累、开阔的生活视野和深邃独到的思想力度，是断然不可能有此成果的。

曾培虽已年过花甲，但他笔锋正健；像他那样旺盛的生命力和顽强的意志，肯定会写出更多更好的文章，奉献于人民。我祝他成功！

张德林

2001年3月5日

目录

序 / 张德林

读

- 3 / 人与书
- 5 / 多些书迷
- 7 / 无聊有聊皆读书
- 10 / 有书赶快读
- 12 / “自己打嘴巴”
- 14 / 作者首先是读者
- 16 / 腹有诗书气自华
- 18 / 多读名著
- 21 / 论读书要带脑袋
- 25 / 再说读书要带脑袋
- 28 / 永葆“童心”之青春
- 30 / 随便翻翻
- 33 / 读书要“读”
- 35 / 关于“可读性”的对话
- 38 / 且说“苦学”与“乐学”
- 40 / 要有一柄坚毅的精神之剑
- 43 / 金字塔联想
- 46 / 阅读的质量
- 48 / 读书人生,快乐人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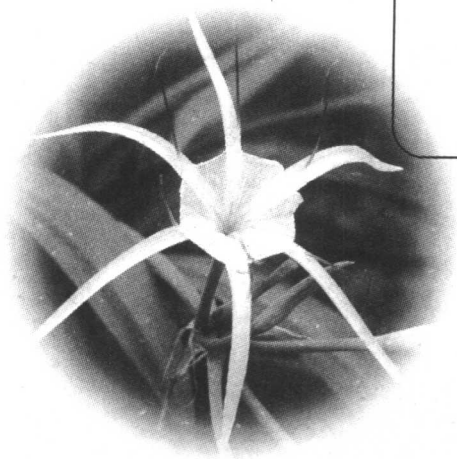
- 52 / 背书
- 55 / 好书须“反刍”
- 57 / 带着《庄子》休假
- 59 / 休闲时节好“卧游”
- 61 / 憧憬“淘书乐”
- 63 / 书房的生气
- 65 / 从“看热闹”到“看门道”
- 69 / 给人以艺术欣赏的空间
- 73 / “天下图书一大抄”
- 75 / 多出好书
- 77 / 请勿“借珠卖椟”
- 79 / 少点“东施效颦”
- 81 / 功夫在书内
- 83 / 参加法兰克福书展有感
- 85 / 书店应有书卷气
- 87 / 《围城》畅销与名、优、特
- 89 / “回回不离旧栖处”
- 91 / 且说近年内地出版业的几个热门话语
- 102 / 要打品牌这张“牌”——关于上海出版战略的思考
- 108 / “狼来了”?
- 110 / 文学筵席中应有它的专门席位——《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》序
- 115 / 山不在高 有仙则名——《中外名家微型小说大展》序
- 129 / 世纪之交文坛的一道亮丽风景——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名家名作丛编·中国卷》序
- 132 / 不让黑利的《汽车城》——殷慧芬《汽车城》序
- 142 / 一株风姿独具的乔木——扎拉嘎胡《黄金家族的毁灭》序

- 150 / “冰”清玉洁 “倩”巧纤美——周冰倩《真的好想你》序
- 154 / 用生命写就的书——余纯顺《壮士中华行》序
- 157 / 党代表先进文化的生动体现——读《上海革命文化史略》
- 160 / 强烈震撼 几许冷意——《羊的门》读后
- 166 / “瓦釜雷鸣”与恶俗污漫——由恶炒某些“另类”作品想起
- 170 / 让真善美携手高歌——谈电影《生死抉择》
-
- 174 / 执著与超脱
- 176 / 贵在勇敢与真诚
- 178 / 苦难造就伟大
- 180 / 《张元济传》的启迪
- 182 / “成功秘诀”不秘
- 184 / 恶趣
- 186 / 敏感
- 188 / 注目经济“奥运会”
- 190 / 且看《美国反对美国》
- 192 / 文化——“人化”
- 194 / “人死观”
- 196 / 多点书卷气
- 198 / 烦恼即菩提
- 200 / 草簇的遥看
- 202 / 引来“净水”洗“权尘”
- 204 / 二十世纪的“精神之旅”
- 207 / 家书抵万金
- 209 / “朝拜贝多芬”
- 211 / 佼佼《李斯特》

- 217 / 访斯德哥尔摩
220 / 奥斯陆记游
223 / 北欧失窃记
226 / 企鹅检阅式
228 / 黄金海岸不负“黄金”之名
231 / 悉尼的“八怪”与“九丑”
234 / 在梵·高、伦勃朗的画前
238 / 走访滑铁卢
241 / 寻访歌德故居
246 / 德国的“老三件”与“三小件”
249 / 莱茵行
251 / 尼加拉观瀑记
254 / 林肯纪念堂前的遐思
258 / 人造的圣诞
260 / 佛国行
266 / 芭堤雅游思
- 268 / 香江访金庸
271 / 徐志摩墓
273 / 王国维故居探“谜”
276 / 谒茅盾故居
279 / 独一无二的孔林
282 / 西上岷江源
285 / 风雨澜沧江
287 / 绿宝石
290 / 莫高窟的“世界”
295 / 雪中访唐陵
297 / 交河圆梦
300 / 壶口观瀑

- 304 / 路过“翡翠城”
306 / 令人丰厚的雁荡
308 / 沁心千岛水 怡情作家楼
310 / 千岛湖上的遐想
315 / 访黔“洗肺”
318 / 徒步游览最移情
- 321 / 跋

读



人 与 书

这个题目，是郁达夫用过的。这里再把它用一次，是因为觉得人与书的关系太密切了，它远远超过人与其他一切物品的关系。

人与书的关系，可以紧密到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。按郁达夫的说法，“书即是人，人亦即是书。”

“书即是人”，因为书和人一样，拥有思想、智慧和感情，自然，这种思想、智慧和感情，是人类赋予它的，它只是“克隆”人类的思想、智慧和感情，因而就每本书来说，无可避免的都折射着作者的影子。雨果说过，《伊利亚特》展开在你眼前时，你会听到诸世纪的声音说：“荷马。”由此类推，我们读《红楼梦》，读《神曲》，读《巴黎圣母院》，读《高老头》，读《复活》，也就是在读曹雪芹，读但丁，读雨果，读巴尔扎克，读托尔斯泰。读书，也就是在结识作者，结识人。

因此，人们习惯于把书称为朋友。老作家柯灵说：“书是我的良友。它给我一把金钥匙，诱导我打开浅短的视线，愚昧的头脑，闭塞的心灵。它从不吝惜对我帮助。”人们生活中不能没有友谊，也就不能没有书。

不过，正如人品有高下一样，书品也有高下。尽管世界上总是好人与好书居多，但也总是有坏人与坏书作祟。叔本华曾激愤地说：“十分之九的书籍是专以骗钱为目的的。”这个估计看来是夸大了点，但“以骗钱为目的的”坏书与格调不高的书，确是绵延不绝。因此，如同交朋友要“慎交”一样，读书也不宜“滥读”。笼统地讲“开卷有益”，就如同不分青红皂白地去乱交朋友。古话说：“染于苍则苍，染于黄则黄”。我们应该学会选择。与书为友同与人为友一样，需择其善而佳者。

上面讲的是要把书当作人看。同时,也要把人生当作一本书来看。郁达夫引用了一位诗人的说法:“一个人好像一本书,人诞生,即如书的封面;其洗礼即如题赠;其啼笑即为序言;其童年即为卷首之论见;其生活即如内容;其罪恶即如印误;其忏悔即为书背之勘误表;有大本的书,有小本的书,有牛皮纸印的,有用薄纸印的,其内容有值得一读的,有不值卒读的。可是最后的一页上,总有一个‘全书完’的字样。”这是一个很形象的说法。人的能力有大小,地位有高低,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历史在写一本人生的书。人的能力、地位,对书的价值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,但最“值得一读”的人生书,在于它具有高尚的精神。张思德、雷锋,这些“脱离低级趣味的人”,平凡而又伟大,他们璀璨的人生,成了人们反复阅读的“大本的书”,有价值的书。

我们在与好书为友的人生中,要努力使自己一生也成为“值得一读”的一本好书。

多 些 书 迷

上海有一位老作家,叫柯灵,他嗜书如命,一生读书、编书、写书,年届耄耋,仍终日与书为伴。他写过一篇文章,抒发他对书的感情。他说,书是他的恩师,他的良友,他青春期的恋人,中年的知己,暮年的伴侣。有了书,他就成为精神世界的富翁,他就不再愁寂寞,不再怕人情冷暖,世态炎凉。他一天也离不开书,真的是“不可一日无此君”。他愿意成为十足的“书迷”,但又自谦说:“可惜还不够条件。”

实际上,柯灵这位文坛大家,他的成就的取得,正源于他从青少年时代就是个“十足的书迷”。书本像太阳、空气、雨露一样,哺育他成长。

综观古往今来一切有建树的人,在不同程度上,都是“书迷”。作家、翻译家冯亦代自称“书痴”,老来还是保持青少年时那种对书的痴劲儿,一旦有新书到手,总要放在枕边,过些时日,反复阅读鉴赏。自然,其中也有人“还不够条件”说成是“十足的书迷”,但无一例外地都是爱闻书香的,都是依靠书这一“人类进步的阶梯”,攀登上成就的高峰的。因此,我以为,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,要像柯灵、冯亦代等前辈那样,从小爱书、迷书,使自己成为一个“书迷”、“书痴”。

应该说,时下青少年中也有不少“书迷”。在书店里,在图书馆里,乃至在公园里、地铁里,随时都可以见到不少青少年学子手不释卷地在读书。然而,无可否认,现在更多的,或者说更红火的,是电视迷、球迷乃至卡拉 OK 迷。

不是说不能“迷”电视、“迷”球、“迷”卡拉 OK,电视、球赛、卡拉 OK,对青少年的身心成长都有其积极作用;但是,比较起来,书更是人生旅途的必需品,按照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说法,书是“走向世界

的入口”。对世界和人生的深入了解,是要通过书来获得的。

因此,我以为,在青少年学子中,要提倡多出些“书迷”、“书痴”。元朝有位才子叫翁森,他热爱生活,热爱读书,在充分领略了书在生命中的意义之后写下了一首“四时读书乐”的诗,以喜悦的心情,告诉天下人,人生中滋味最好的一件事,便是读书:“蹉跎莫遣韶光老,人生惟有读书好。”这种“惟有读书好”的体味,只有成为“书迷”、“书痴”后才能真正体会。